

乡村产业抱团发展共同富裕的实践与机制

——基于浙南Y县民宿村产业调研经验

童吉鹏¹, 吴宁²

(1.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 浙江 温州 325000;
2.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30)

摘要:2023年“乡村民宿”以“乡村新产品新业态”的定位,再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推动乡村民宿提质升级。”乡村民宿产业在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重点培育的产业之一。基于浙南Y县民宿产业发展的实践调研,对乡村抱团发展共同富裕的实践困境、运作逻辑与对策以及取得成效进行了剖析。研究表明:实践中合法性与效率之间存在较大张力,抱团公司的经营能力与竞争力有待提高,存在土地指标紧缺、发展项目不易等困境。多元主体参与,壮大抱团力量;股权结构明晰,提高抱团效率;推动产业联动,增强抱团动力是乡村抱团发展的基本运作逻辑与对策。村庄资源配置日益畅通,村庄利益联结不断增强,村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是乡村抱团发展取得的成效。

关键词:抱团发展;共同富裕;实践;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5)01-0059-05

抱团发展指的是由市、县、镇(街道)各级政府统筹组织实施,村、企业等主体投资参与,通过成立公司或合作社等形式,打通资源、人才、资本等方面的要素流通渠道,实现优势互补,进而为村集体收益创收提供可能的新型造血机制。抱团发展有不同的分类标准,例如,按照主体来分,可以划分为“村村联合抱团发展”、“村企联合抱团发展”、“飞地”抱团发展、“单位包村帮扶发展”;^[1]按照抱团的不同层级来划分,可以分为跨省抱团、市(县)级抱团、镇级抱团、村级抱团等。

乡村民宿业有效打通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通道,成为实现县域共同富裕的可靠途径。为探究浙南Y县乡村民宿产业为何会产生抱团发展现象,笔者主要立足于浙南Y县民宿村场域,采用文献搜集、参与观察以及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涉及的相关村庄进行了调研。试图通过总结浙南Y县民宿产业模式运行机制、主要成效以及实践约束进一步进行剖析,以对未来乡村实

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借鉴。

一、浙南Y县民宿产业抱团发展的实践情况与困境

浙南地区Y县有903个行政村,全县乡村生态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民宿产业全面迅速发展。由于乡村空间呈零散状分布,每个乡村只制定了各自的发展目标规划,村庄间的相互沟通较少,缺乏更高层级的顶层规划,村庄间的合作难度较大,各村庄民宿产业发展参差不齐,产业专业化难以形成。同时,单个村的土地、基础设施、资金等要素有限,产业不能进行规模开发,很难拥有规模大、牵引力强的重大项目带动村庄发展,也很难获得上级部门政策资金等资源支持,乡村民宿产业发展成效难以产生规模效益。乡村民宿亟需摆脱低层次、同质化竞争,提升高品质产品供给,满足市场需求。

高铁站点的建设为该县民宿产业发展带来巨

收稿日期:2024-11-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015);温州社科规划课题(24WSK008YB)。

作者简介:童吉鹏(1989—),男,江西上饶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

大的机遇,许多拥有自然资源的乡村为了能够不断做大相关产业规模,在发展过程中采用抱团发展的创新模式。目前浙南Y县H镇民宿产业发展采用经营性抱团模式已经较为成熟,已经作为一项创新性的典型模式在全县推广。该县统战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引入新乡贤成立楠兮文旅公司,统一运营H镇岩上村所有民宿。创新“企业+村集体+基地+农户”订单管理合作模式,使得原本“单打独斗”式转变为“集群抱团”式经营模式。集体讨论通过的《岩上村民宿公约》,明确硬件设施、服务水平、卫生条件、价格区间等标准,以此遏制恶性竞争行为,实现整村民宿可持续发展。在保证住宿条件、服务水平的前提下,每间房价格不到300元,淡季时间统一为100元,亲民的价格得到了游客的亲睐,竞争优势十分明显。浙南Y县民宿产业抱团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以H镇岩上村为例,紧抓Y县打造“百里楠溪特色民宿带”的契机,全力整治村庄环境,积极发展整村民宿,成功培育出“石上清流”整村民宿品牌,实现了从“空心村”“景边村”到“民宿村”“景区村”的完美逆袭。目前,该村共有19家民宿、566个房间、1027个床位。自2020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27万人次,经营收益突破3000余万元,实现每年稳步增收20%以上。可以发现,抱团发展越来越成为村集体经济壮大和村民增收的重要造血机制。

浙南Y县民宿村抱团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也存在一些困境和优化空间。

其一,合法性与效率之间存在较大张力。从浙南Y县民宿村经验来看,经营性抱团逐渐萎缩,投资性抱团成为常态,这种演变背后的逻辑在于政府面临合法性压力。具体来说,抱团公司主要由政府牵头成立,地方政府对民宿产业抱团进行资源帮扶和组织管理环节进行引领,政府在抱团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收益,还有上下级制度、道德伦理、社会规范、区域环境等多方面的合法性压力。经营性抱团虽然效率高,收益大,但多依赖于政府的资源倾斜,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大的回报,但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政府保护,其本身竞争力是否过硬、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还有待检验。同时,抱团公司处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连接点,抱团产业自然受到政府、市场和社会多重期待,不仅要作为市场主体要追逐最大利润,还肩负着地方政府具有的政策导向性,

以及带动该县退出“山区26县”,村庄实现致富增收和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使命任务。但市场化经营波动大、管理不规范、干部腐败与能力不足等风险始终存在。与此同时,这种经营性抱团也会导致村与村之间面临分化和发展不平衡的风险,为了规避上述的风险,政府选择关停部分经营性公司,转而合并为政府控股的大抱团公司。为此,要加强对抱团企业的规范性管理,提高干部的管理能力,完善监督和考核体系。

其二,抱团公司的经营能力与竞争力有待提高。抱团经济的发生发展和业务模式,多立足于当地条件和资源禀赋。囿于自身条件和当地的市场环境,市场利润空间有限,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利润空间巨大但对专业性要求较高的细分市场。这就导致目前该县民宿产业实现抱团发展,却又难以实现利润空间上大的突破。首先,由于缺乏专业性人才支撑,部分村庄民宿存在建筑风格相似、室内装潢相互模仿,民宿服务和游客体验高度雷同,民宿产业经营出现同质化倾向。其次,由于缺乏顶层设计,部分自然资源禀赋好且地理位置偏远村,民宿产业从总体规划设计到运营维护,都不同程度存在缺陷。部分民宿集聚村存在停车场、公厕等配套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对部分村的旅游宣传推荐不足,游客知晓度不高。最后,受游客休闲度假时间限制影响,该县民宿产业面临着周末和旺季客源较多收益大,在非周末和淡季客源较少收益较少等不平衡问题。能否在非周末和淡季吸引更多客源,这极大考验抱团公司的市场运作能力。因此,应积极吸纳企业,尤其是高端资本以及民宿优秀品牌企业,或是吸引国企参与大抱团,借助企业的专业性、资本优势和联结市场的优势,为民宿产业注血。

其三,抱团模式的规模效益存在边际递减效应。民宿产业抱团发展可以集聚县域资源,推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产业统筹发展,相比单个民宿村的“单打独斗”的模式,抱团公司成立可以有效抵抗外来同行竞争压力,产生了较大规模效益。但是,随着旅游市场不断开发,越来越多村庄进入民宿产业,如果不能将民宿产业业态扩展,进一步将县域民宿产业“蛋糕”做大做强,民宿产业一味进行抱团发展,会导致产业规模扩大,村集体经济增长和村民个人分红的压力加大,产业发展负担变重,而激励变得不足。如,目前该县共有民宿近300家,床位4000多个,随着民宿产业的不断扩

大,土地指标紧缺导致发展项目变得不易。伴随着土地指标的紧缺,部分村庄民宿产业抱团发展也遇到缺地、缺平台等问题,部分村庄“有钱没地建”,无奈向政府“讨土地”,却面临暂无发展空间的尴尬。因此,民宿产业可尝试突破县域限制,跨区域兴建抱团项目,利用好民宿产业发展的大平台,不仅要发挥村集体和个体的能动性,还要发挥政府的统筹引领作用以及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的支持作用,探索模式多样、主体多元、体制灵活的集体经济利益联结机制,着力解决抱团模式规模效益存在的边际递减效应。

二、浙南Y县民宿产业抱团发展的运作逻辑与对策

1. 多元主体参与,壮大抱团力量

浙南Y县岩上民宿村在抱团发展过程中积极引入多元主体参与,壮大集体经济。充分利用H镇乡贤资源,岩上村与楠溪书院签订了写生基地协议,与西安美院、温州市青少年宫等28家专业院校签订了研学基地协议,将岩上村打造一个集写生、展示、研学为一体的楠溪江文旅综合基地,为当地带来大量客流。通过微信、微博等途径加大宣传力度,针对来楠溪江游玩的游客开展精准营销,放大“网红村”效应。同时,引入新乡贤成立楠兮文旅公司,统一运营岩上村所有民宿。创新“企业+村集体+基地+农户”订单管理合作模式,使得原本“单打独斗”式转变为“集群抱团”式经营模式。

2. 股权结构明晰,提高抱团效率

首先,基本股是由整个村集体持有,不得对外村人员出售。对村集体经济股份进行改造,改造后的村集体保留51%,剩下的股权数按照全面量化和家庭户数占比原则进行相应分配。其次,设置交叉股让村集体内的村民自由购买、交易股份,也可以相互持有股份,鼓励本村村民可以自由选择入股合作社或者商铺,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让村民参与到不同的合作社或者公司中去,“当集体产权按照共有规则运行时,集体资源本质是个体利益的集合。”^[2]可以激发村民和村集体经济活力,进一步提升整个经营效率。最后,设置调节股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村集体内每人股份占比不同,因而收入上必然存在差距,通过调节股可以很好调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更好实现成果共享,推动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浙南Y县民宿村采

用入股自愿以及小户优先的原则,主要目的是对股份分红差距进行相应调节,防止村集体内收入走向两极分化。通过设立股权共享机制,既让村集体经济运转实现效率,也体现了村集体经济的公平。

3. 推动产业联动,增强抱团动力

浙南Y县在成立旅投集团之初就确立品牌化发展路径,主要从质量和特色两方面着手进行民宿品牌打造。一是签署相关诚信经营保证书确保质量。成立了相应的农产品协会和农家乐协会。二是抓住特色打造品牌。民宿村曾出资10万人民币在全国买金点子,打造具有浙南Y县山水特色、经典小吃以及田园休闲为一体的民宿康养旅游品牌。品牌化的发展战略提升了民宿村的美誉度,独特的民宿村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同时也通过这种机制不断促使更多的民宿店主提升服务质量。同时,民宿村利用县里促进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不断打造年轻人创新创业发展平台,村集体还出台相应政策支持青年创客到村里创业,例如对年轻人创办的咖啡工坊、特色书屋等免收租金,并且提供相应的村级帮助,这为民宿村的品质提升打下了坚实基础。^[3]

三、浙南Y县民宿产业抱团发展带来的实践效果

1. 村庄资源配置日益畅通

伴随着城乡关系的日益紧密,增减挂钩政策的推行,城乡资源配置日益畅通,为村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拓宽了乡村发展空间。通过产业抱团发展将土地指标、发展资金等资源要素从原来低效利用的乡村地区释放出来,通过市场化操作,将这些稀缺资源不断配置到乡村收益更高的产业发展项目中。抱团发展可以解决乡村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资源要素缺乏有效配置的困境,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空间。

通过多主体、跨区域协作,能够充分促进政策、资金、资源等要素的流动和互补,推动资源在空间上的整合与优化配置,进而从政府低效造血转变为本地高效造血。具体来说,村庄提供土地指标、劳动力资源和投资资金,在区位条件更优的空间发展抱团项目,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为村庄产业优化转型和生态环境的美化腾出了空间。浙南Y县民宿村积极推进“三改一拆”“退散进集”等土地全域综合整治政策,优化村庄基础设施建

设的同时,也实现了将村级低效资产转化为再发展的资金。通过政府牵头,搭上城市发展的大平台,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畅通渠道。例如,Y县民宿村将结余可用的土地指标进行重新整合,以“诗画山水·漫享岩上”为主题,梳理确定田味书屋、岩上印象、“岩”创中心等 26 个项目,谋划组建生态绿道观光骑行带、田园漫步休闲体验带,构筑入口形象文化、田园农业观光、岩上民宿旅居、山林运动康养“四大”组团,全力打造独树一帜的长三角休闲旅游目的地。

2. 村庄利益联结不断增强

抱团发展有助于推动不同发展层次、发展水平的产业联合发展,既实现了村庄利益联合的增强,也是推动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浙南沿海一带地区村集体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虽同属浙南沿海城市,但是由于区域内各村在干部工作能力、资源禀赋、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村集体经济呈现出参差不齐、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抱团发展为企业和村庄合作搭建了桥梁,通过“以强带弱”的模式,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互补。

集体经济是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保障力量。当前,基层治理和社会发展任务不断加重,同时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深,这些都依赖于大量资金的投入。尽管政府对村集体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断增加,仍有不少村集体每年的收支大致相抵甚至入不敷出。同时传统的村集体经济往往不能把握农民心态,未建立相对明晰的现代产权制度,导致村集体经济跟村民之间的利益关联性不高,甚至出现失衡状态,村民投入村集体工作的热情不高。浙南 Y 县民宿村对原有传统的村集体资产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主要通过建立股份合作型经济对村庄低效闲置资源进行重新整合,鼓励村民将个人闲置土地、资金等资源与村集体进行合股经营,通过“联产联业”搭建起村民与村集体紧密相连的“联股联心”机制。推动村民实现利益均衡,助推村民和村集体实现产权融合,“体现出农民主体性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4]让村民从村里的各条产业中获得了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3. 村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

乡村治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整个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可以进一步彰显村民的主体性价值,提高村庄的社会治理能

力。实践证明“各类乡村组织整合、动员、治理与发展乡村的能力,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5]因此,只有将基层党组织融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才能起到群众纽带作用。同时村庄社会治理也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村集体经济实力越强的村庄,可选择的治理方式就越多,村级组织能力也就越强。

长期以来,传统村庄存在党建引领缺乏载体、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思维僵化、治理方式陈旧等困境。因此,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已不适应新时代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切需要更新治理理念和优化治理体系,吸引村民参与和提高治理效率。有效的村庄治理应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也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有效保障。浙南民宿村的抱团发展模式和乡村治理体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乡村抱团发展需要村“两委”干部宣讲股权改革政策和积极动员,这一系列工作都需要以村庄的现代治理能力为依托。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村庄治理能力,需要有坚强的基层党建载体和强大的村集体经济作为基础支撑。民宿村两委提出“村党支部+企业+村民群众”党企联建发展模式,探索“党支部引领、村企搭台、合作经营”的合作社改革之路,使整个村庄的动员组织能力不断增强,带动效应显著,实现了“村集体经济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相互强化”。^[6]此外还成立相应协会,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村庄社会治理的不足,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壮大,为村民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结语

乡村民宿产业在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很多县域重点培育的产业之一。浙南 Y 县民宿产业集聚多基于独特资源禀赋,较多始于村民自发经营,民宿业主共享思维和平台思维较弱,同质竞争下区域品牌核心吸引力难以形成。为加快推进山区县共同富裕进程,浙南 Y 县通过民宿产业抱团发展实现了村庄资源配置日益畅通、村庄利益联结不断增强,以及村庄治理能力逐步提高。未来,浙南 Y 县民宿产业抱团应加强在顶层规划上做好谋篇布局,积极推进民宿品牌培优,构建县域民宿品牌体系。发挥民宿抱团集聚资源禀赋和集聚优势,引导民宿产品开发文化主题,深入挖掘生活、生产、生态特色文化,延伸优秀题材,拓展表现路径,促

进文旅深度融合。融合县域“政、行、企”优势资源,对接浙南、杭州高校专业师资,积极打造县域民宿学院,搭建“产业+智库+资本+运营”四位一体的智慧交流、模式创新与资源整合平台,全面推动县域民宿品牌化、集群化、产业化发展,促进产业健康快速提质发展。

参考文献:

- [1] 屠霁霞. 抱团发展模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浙江的经验分析[J]. 河南社会科学, 2021, 29(1): 42-48.
- [2] 桂华. 产权秩序与农村基层治理: 类型与比较——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政治分析[J]. 开放时代, 2019(2): 36-52, 6.
- [3] 郭晓鸣, 张耀文.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领域拓展及动能强化[J]. 经济纵横, 2022(4): 87-95.
- [4] 王晓飞, 岳晓文旭, 周立. 村企统合: 经营村庄的新模式——以浙江省湖州市L村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10): 20-31.
- [5] 马良灿.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再组织——以贵州省塘约村为例[J]. 中州学刊, 2021(2): 66-72.
- [6] 陈义媛. 以村集体经济发展激活基层党建——基于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案例分折[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3): 107-117.

Practice and Mechanisms of Rural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for Common Prosperity: A Case Study of Homestay Villages in Y County, Southern Zhejiang

TONG Jipeng¹, WU Ning²

(1.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 and Party Building, Wenzhou Party School of CPC, Wenzhou Zhejiang 32500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In 2023, "rural homestays" was again included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s No. 1 Document as a "new rural product and business model," explicitly calling for "implementing premium rural leisure tourism projects and promoting the quality upgrade of rural homestays." The rural homestay industr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county-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making it a key industry for cultivation.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of homestay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Y County of southern Zhejiang,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operational logic, countermeasures, and achievements of rural cluster development for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search reveals significant tension between legitimacy and efficiency in practice, with cluster companies needing improved oper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competitiveness, while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land quota shortages and project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The basic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solutions include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to strengthen cluster power, clear equity structures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industry linkages to enhance motivation. Achievements include improved village resource allocation, strengthened interest connections, and enhance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Keywords: cluster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practice; mechanism

(责任编辑:沈建新)